

陳伯玉文集

陳伯玉文集卷第五

新都楊春重編

射洪楊澄校正

碑文

昭夷子趙氏碑

昭夷子諱元亮字貞固汲人也本居河澗世為大儒至
祖揆尤博雅耽道隋徵八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
補黎陽郡長始居汲焉有二子禮興禮輅興官至臨潁
縣丞輅為較書郎並著名當代昭夷禮興季子也元精
冲懿有英雄之姿學不常師志在遐遠年二十七褐衣
游洛陽天下名流翕然宗仰郡蒙以初筮求我昭夷以

玄轂發機故蓬居窮巷軒冕結轍時世議迫阨不容其
高乃屈身泥蟠求祿下位為幽州宜祿尉到職逾歲默
然無言唯採藥彈琴詠堯舜而已州將郡守穆然承風
君之道標浩如也回巡田入隴山見烏支丹穴密有潛
遁之意蒼龍甲申歲在大梁遭命不造發痼疾而卒時
四十九嗚呼哀哉天下士人聞之知與不知莫不為之
垂涕蓋傷其有濟世之量而無長世之年夫上德道全
器無不順中庸以降才好則偏有張也之莊無展也之
道好由也之勇緬回也之仁後宰予之言遺澹臺之行
務端木之智忘甯武之愚或正而不奇或達而過離君
獨五味足六氣和通衆賢之不魚暢群才之大遠雖不

至於聖道其殆庶乎故人無間言物飽其義吾嘗論人
事有十君得其九一不至者命也夫於戲名聞天下而
不達於堂上智周萬物而不達乎一人也其時歟其事
歟君故人雲居沙門釋法成嵩山道士司馬子微終南
山范陽靈藏用御史中丞鉅鹿魏元忠監察御史吳郡
陸餘慶秦州長史平昌孟詵雍州司功太原王遼洛州
參軍西河宋之問安定主簿博陵崔瓌咸痛君中天鼎
鼐不實百代祀德故老或云以為名者德之表謚者行
之跡君囊括世道屯位明艱困乎艱危光景不耀乃共
稽陟舊行考謚定名問於元著象曰明夷于昭夷昔歟
才位不兼大運有數嘗哀時命而作頌云諸公以余後

君之遊寂以故秉翰參詳叙其頌曰人道宏運兮物各有時匪時不生兮匪運不成昔者元精回瀟陽九滔灾大人感生竟禹恢能陰陽既和玄帝傳家五百數終桀驚暴邪子乙提運水火草期匪賢不昌尹乃阿衡六百運徂受始淫狂西伯考元厯在躬昌匪雄不決匪謀不藏姜牙浩首實達其良投釣指麾奄有八荒周有天下七百餘年太公之後不聞大賢豈無仲尼負道周旋無勢一契無土一廛然則大運之所來時哉時哉時隘業隘運巨功巨焉非其時草木為伍昭夷作頌尔又嘗著汲人默記言變化之事且曰清不靈龜永晏息乎浩初

臨邛縣令封君遺愛碑

叙曰蒼生蚩蚩其動也直蓋顯蒙乎聖人顯顯其汲也

及也下疑有脫誤

教務王皇中乎則時至其理倚之君公弼其

機馭之師之非能駿尊上帝保乂黎元誰則荷天之寵
祈人之爵行其禮樂驟覩於中和裕其廉平戴聞於謠
詠我之遺愛者不從事於是邪嘗試論之公名某字某
渤海蓆人也昔后稷有德於邠文王受圖於鎬珍符冊
命始自於西周珪社建侯奄荒於東土裘鼎軒冕有家
代焉魯祖子繡齊頴川渤海三郡太守霍州刺史隋通
直郎通州刺史榮分麾蓋道邁循良時雨洽於齊陳惠
風被於唐楚祖德於北齊著作郎隋扶風郡南陽縣令
芸扃觀輿見天下之圖石柱聞琴知君子之化父安壽

皇朝尚衣直長懷州司馬豪州刺史湖州刺史良二千
石聞乎共理之尊肇十二州策多刺舉之首公則使君
第某子也冲和誕命光大含章實公侯之子孫有山河
之氣象明不外飾默昭於玄機敏實內融養蒙於用晦
故其廉不直物恕不由衷崇善足以利仁自彊足以從
事有朋友之信焉有閨門之肅焉非夫恭人其孰能景
行行之者也年始若干爲國子生言從大學之遊以觀
先生之道某年以明經擢第解褐守恒州叅軍秩滿補
許州司法叅軍許惟舊國陳實多巫君子豐明利用乎
獄載以課窮累加秩焉又轉汝州司兵叅軍叅臺核服
一旦成市非利器者政以多荒公實佐之官無留事信

矣乎能其理者有其任濟其業者享其功我豈蒙求物
思其理某年選補臨邛縣令夫蜀都天府之國金城鐵
冶而俗以財雄戈獵田池而士多豪侈此邦之政舊難
其人公按轡清途下車而宰覽其謠俗永歎於良圖想
其風流慨然於惠化以為太上之理因人者也通變之
機隨時者也必使無訟不亦由吾用乎利貞夫何在物
於是謀其教令肅其儀刑敬其事以順其人正其間以
利其義以為昔者聖人之務本也在乎稼穡有稼穡然
後可以養人故公之勸人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以為
昔者聖人之利用也實在財貨有財貨然後可以聚人
故公之化居也質還無和其眾寡以為昔者聖人之

事生也謹其制度然後可以富故公之節用飲食有節
車服有數以為昔者聖人之事死也慎其喪祭有喪祭
然後可以睦人故公之送死也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以
為昔者聖人之用獄也崇其法制有法制然後可以禁
人故公之恤刑也唯齊非齊有倫有要夫如是者豈獨
其利哉惟欲繁乎其源正乎其本慎之於謀始要之於
用終將使數數矯虔而是以息孤寡不穀而是以寧者
哉夫然後磨之以仁琢之以義使男女異路班白不提
熙乎其若春肅乎其若神然後文以禮樂幾乎以淳朴
道豈遠乎嗚呼是天不悅降此荼毒某年以大夫入憂
去職于時公之蒞始逾年矣然三載考績是用未成百

姓哀惶人吏嗟咨怨咸云我父矣而人悴矣鄉望老人
前某官等五百餘人或金隄之秀玉宇之英而服義於
寬允嚴祇於教義遂走之州府訴之上官冀奪其哀摧
禮終秩不謀而同者日有百數司馬元公帝王之胤也
康歌協化盛德在人憫烝庶之求思嘉我君之懿績以
為古之惜寇者何以踰是哉遂用疇咨舊章允懷吐誦
奪之公禮上之于文昌臺非將協贊天工慰彼黎庶君
子之教而日見之哉班白之老胥史之徒又以天子在
宸勤絜孝理我君云邁誰其嗣之千餘人復連表詣闕
投匭乞君以墨綬從事遑遑焉若有望而未至也鬱陶
增思寤寐永歎將欲思謨不朽想見懿德乃相與言曰

昔者君子思其人而愛其樹蒙其澤則歌其詩封君之
仁我無金石乎又述其行狀訪余以銘勒之事縣丞等
有弼諧之美力筆之能永思清風歎息仁化尉安定梁
慎盈知名之士也墨妙幾於草聖文義摠於辭雄昔仕
京畿左遷此職自以為贊封君之化有日矣承封君之
德有年矣夫其忠信之教寬猛之機古之官人君其殆
庶乎父老之請兄矣余竭耒舊國傳據其實恭聞其去
思而親覲其遺愛余所備者敬傳斯文猶懼後生有言
以為口實河東薛稷隋內使公之孫也文章之伯而時
所宗故憑其實錄寄之為頌其詞曰

天地之間有渤海焉伯宗伯谷神山在焉精氣飛騰生

良宰焉良宰寔生代祿代卿君達好遺風雲上征武興
察孝州郡有聲陳其弓治戴其簪纓筮仕斯邑我龜觀
貞深期高悟絕策遠明既至肅肅其來英英臨事若祭
視人如嬰三農勉用不獄以情輕重共用穀貸以平我
裳旣饗我簋斯盈於惟我君張仲孝友家膺五福堂享
三壽溫清不違喜懼無守枯魚御素疾風過牖匪降自
天誰執其咎棘心幼勞匪莪伊蒿彼蒼不弔惟其永號
惜寇為請惠此敕敕曾是奔告謂天蓋高昇仙橋下赤
車使者客於臨邛文雅雍容觀風萬里謁帝九重嗟嗟
其舊推牛擊鐘門於君墨借翰雕龍專思君兮不返伐
石登山山高兮望遠懷車馬於言告欲絃歌於言偃人

寔去思我無愧詞

續唐故中岳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并序

尊師業尚冲密勤毖幽深理心事天所保惟畱絕聖棄
智不耀其光故真盛冥期珍圖秘學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若乃崇標曠迹遐情遠意志摩青雲蓬視紫闥
高宗每降鑾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每
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景雲林而疲痼
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也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
天皇敦篤斯道祈歎逾深踰山隅絕策未往既而金
草有命鑪轡遺區於戲昔孤射有神人克輕天下崆峒
有至道軒后順風玄真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

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鵲鳳骨眇愛雲松者惟
隸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
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朕動於我蓋應歲紀
也始尊師受籙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
君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骨雖似華陽
夫階真蹈冥練景遊化者其必有類乎法昭等永惟尊
師靈跡洞業高深邁古而棄世往矣其若之何乃斲石
幽山申頌玄德其頌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德瑤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
仲與道而惟一天與人兮相連為精守以專密必駕景
而凌烟丹丘不死兮羨門弟子黃宮度世兮吾體玄體

玄之至德兮洵淑美冲心養和寶元始初學茅山濟江
水乃入華陽洞天裏道逢真人昇玄子授以寶書青台
旨令守崧山玉女峯雲栖窮林今五紀聖人以萬機為
貴而我以天下為累聖人以大尊為尊而我以天下為
煩是以冥居於崑崙寄遺跡於軒轅有唐高宗兮天子
之光好道樂仙思雲鄉千旌萬騎兮翠鳳凰邀我汝海
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紫房齋心潔意緬相望祈問王
真及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黃庭中人在子身宵宵冥
冥精一作情甚真去汝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道自親遂
解形而遺世乘白雲以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如也乃刻
石以思其人

漢州雒縣令張君吏人頌德碑并序

至哉天子在穆清之中端玄默之化萬國日見百姓以
親誰其昭宣令長其任也然則國有大小政有污隆遭
其和平則循理之功易值其凋瘵則革弊之業難况罹
乎荐瘥救其塗炭力倍於中而功不半之則盡其仁而
澤未全洽則我府君當欽明之世承苛慝之蓋緝頽靡
之餘遂能撫寧矜殘淳耀敦懿改制立憲昭德顯仁寄
跡光乎曩賢惠風穆於茲日我行千里而得一賢傳曰
夫用我者而豈徒哉府君姓張氏名知古蓋漢少傳留
侯之裔也昔留侯得滄海力士東執於秦遇黃石老人
西歸於漢山河鍾鼎子孫保之世在關中今為宜州人

也高祖藝周恒州司馬曾祖歡隋許州司馬祖雄唐并
州榆次令考琳原州平原令皆稟瑚璉之器著經濟之
才大位不躋元德滋茂其昭祉復饗於我府君府君體
英竒之姿冲希默之量齊敏內肅端簡外融夫其孝友
睦婣研幾成務深斷守節之固撥煩簡要之能在於家
邦聞其政矣起家補同州朝邑尉歷太州鄭縣尉左金
吾衛倉曹叅軍洛州洛陽主簿黃圖左翊豪俠所湊赤
墀佐理寔賴其能又遷雍州明堂縣丞時皇帝恭默明
臺清問下吏西南矜寡有詞上官曰刺史沓貪而苛縣
令威施而忍奸宄因疊群行效敷哀哉此黎顛在荼毒
朝廷憫之帝曰俞允哉乃用勅撫此荒邑噫嘻昔者苛